

中国与中东关系

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刘中民

摘 要: 中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深受冷战体制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中国的海湾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状态,海湾地区格局变化和中国自身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花湾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影响中国与海湾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体系变化、海湾地区形势变化、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但中国与海湾地区依存关系加深、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中国海湾政策的影响较之冷战时期明显增强。从双方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未来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的主线。

关键词: 海湾地区;国际体系;地区格局;中国外交“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2-0017-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海湾地区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以及伊朗和伊拉克共8个国家。海湾地区地处“五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黑海)和“三洲”(亚洲、非洲、欧洲)的交汇地带,毗邻波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四大海洋战略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① 海湾地区是

^{*} 本文为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08JJDGJW256)、201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2010BGJ00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学科建设项目、上海市高校智库建设项目的资助。

^① Luo Yuan,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Gulf and Trilateral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 S. and Arab Countries,” in Abdulaziz Sager and Geoffrey Kemp,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ashington, D. C.: The Nixon Center, 2010, p. 23.

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中国与海湾地区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在当前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海湾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因此,从国际体系、地区格局、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三个角度分析中国与海湾地区关系的变迁,对深入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在海湾地区的战略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关系

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的关系深受冷战体制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中国的海湾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状态,海湾地区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花湾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下文分三个阶段对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关系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 20 世纪 50 ~ 60 年代

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国际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国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即冷战体制的全面形成。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属性,决定了中国采取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在此背景下,支持亚非民族民主运动是中国在两大阵营对抗体制下反对西方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也受到这一政策的制约。

20 世纪 50 年代,海湾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均采取君主制度,在外交上都是西方的盟友,伊朗和伊拉克还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因此,中国将海湾国家视为西方反动阵营的一部分而加以反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中国海湾政策的主要内容。“中国支持海湾地区的解放运动源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原则,即打败海湾地区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具体来说,支持伊拉克革命构成了当时中国海湾外交的重点。1958 年 7 月,伊拉克发生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领导的革命,伊拉克随即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 8 月,中国与伊拉克建交,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于当时中国与埃及发生分歧,“伊拉克不仅成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中心,也成为中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中心”^②。

^①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威丁:《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国家关系(1949 ~ 1999)》,姚继德、冀开运译,北京:线装书局 2008 年版,第 130 页。

^② 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1 页。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中国开始把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阿拉伯世界视为抗衡苏联、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舞台。1965年,阿曼“佐法尔解放阵线”(Dhofar Liberation Front)展开针对阿曼苏丹国政府的武装斗争。1967年6月,“佐法尔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北京,中国开始向其提供援助。1968年,该组织更名为“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ccupied Arabian Gulf),并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支持阿曼解放运动的目的在于在海湾地区树立一个革命运动的榜样,削弱西方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同时与苏联在该地区进行竞争。^①

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

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中苏对抗加剧尤其是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中国开始把苏联视为世界最主要的敌人,阻止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不断为南下印度洋在海湾地区进行扩张,其突出标志是苏联与印度(1971年)和伊拉克(1972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为对抗苏联的扩张,中国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重新认识海湾国家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并接受美国对海湾地区的政策。

为建立与海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停止了对海湾地区革命运动的支持。从1971年开始,中国逐渐停止对阿曼“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解放阵线”的支持;1973年,伊朗帮助阿曼政府剿灭佐法尔的反政府武装,中国也没有表示反对。^②中国的这一政策调整为与海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扫清了障碍,旨在从根本上阻止苏联在海湾地区的扩张。

为防范苏联填补英国撤出海湾地区后产生的权力真空,中国开始发展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海湾君主制国家也有应对苏联威胁和伊拉克挑战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1971年3月和8月,科威特和伊朗先后与中国建交。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逐渐形成,都进一步带动了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1978年,亲苏联的势力在也门掌权,为平衡苏联的影响,阿曼于1978年5月与中国建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开始疏远,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 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依靠美国抗衡苏联继续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但由

^①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威丁:《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国家关系(1949~1999)》,第101页。

^② 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第12页。

于中美关系矛盾不断,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国开始“认识到在美苏之间进行平衡的重要性”^①。

从中国自身的情况看,1982 年以后,中国对内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对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中国外交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海湾政策产生了影响。

首先,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中国均采取了务实的政策。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由于伊朗与美国全面对抗,以及革命前中国与伊朗的巴列维政权保持着良好关系,加之中国担心革命后的伊朗政权与苏联结盟,如何处理与伊朗新政权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最终,中国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因此,中国采取了不干涉伊朗内政,不赞成也不参与制裁伊朗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框架下,中国实现了与伊朗关系的平稳过渡。

在两伊战争问题上,防止战争扩大,维护海湾地区稳定,阻止苏联借机扩张,构成了中国的主要政策目标。^② 因此,中国对两伊战争采取了严格中立的政策,一直呼吁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结束这场对双方无益的战争,同时通过与两伊进行军品贸易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与两伊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在 1987 年 7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两伊停火的第 598 号决议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个派外交官赴海湾地区进行斡旋的国家,^③ 标志着中国斡旋海湾地区冲突的开端。在伊朗接受安理会第 598 号决议后,中国积极推动两伊就战后事务进行谈判,同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解努力。

其次,中国继续致力于与海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 1990 年与沙特建交后,中国实现了与所有海湾国家的建交。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成为中国海湾政策的另一重点。1981 年,为防范两伊战争的威胁,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成立了海合会。海合会成立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立即发电报对海合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中国与

①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威丁:《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国家关系(1949~1999)》,第91页。

② 钱学文《中国对伊拉克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取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页。

③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威丁:《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国家关系(1949~1999)》,第109页。

海合会的联系正式建立。^① 由于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中国和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沙特的关系不断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先后于1984年11月、1988年7月和1989年4月与中国建交。^② 由于中国国内宗教政策的改善、中国的中东地区政策赢得沙特认可、中沙经贸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使中国与沙特的关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988年10月,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亲王访华;同年11月,中国和沙特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处,^③ 这一切都为中沙建交创造了条件。1990年7月,沙特最终与中国建交。至此,中国与所有的海湾八国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二、冷战后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影响中国与海湾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国际体系变化、海湾地区形势变化、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但中国与海湾地区依存关系加深、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对中国海湾政策的影响较之冷战时期呈现出明显增强的特点。下文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 20世纪90年代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海湾地区关系的国际和地区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和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以及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导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上升;其次,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后,美国确立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如何在海湾危机和伊拉克问题上协调与美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利用海湾危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确保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进而为其现代化战略创造条件,成为中国海湾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一, 中国对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进行了积极应对。

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坚决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同时反对

^① Zhang Mei, *China's Interests in the Gulf — Beyond Economic Relations?* Singapore: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2009, p. 2, <https://mei.nu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1/04/MEI-Perspectives-004.pdf>, 登录时间: 2015年10月5日。

^② Amb Ranjit Gupta,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C3S Paper*, No. 707, January 5, 2011, <http://www.c3sindia.org/centralasia/2046>, 登录时间: 2015年11月5日。

^③ [阿联酋]穆哈迈德·本·胡威丁:《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国家关系(1949~1999)》,第221页。

大国军事介入海湾事务。中国对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安理会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但对包含授权西方使用武力的第 678 号决议投了弃权票。^①此外,中国还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1990 年 11 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在海湾战争爆发前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四国,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同地区国家就和平解决海湾问题进行探讨。在此次访问中,钱其琛外长开展了不带解决方案、不当调解人、意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穿梭外交”,是海湾危机期间唯一到达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客观而言,中国利用海湾危机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并未与美国在海湾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②海湾战争后,中国主张伊拉克应全面、切实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同时反对美英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呼吁美英停止对伊拉克的空袭行动,并早日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

第二,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不断增强。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日趋增长,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在 1993 年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 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在此背景下,海湾地区成为满足中国能源需求最重要的地区,中国对海湾地区的能源依赖不断增强,双方的能源合作日趋密切,尽管中国试图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但其进口石油的一半左右仍依赖进口中东的石油,其中从沙特和伊朗进口的石油约占中国进口石油的 30%。^③1999 年,中国与沙特签署建立战略石油伙伴关系文件,双方能源合作的战略性质进一步增强。

①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对中国投票立场作解释性发言时指出,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唯一关心的是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以减少损失,避免战争后遗症;避免战争对海湾地区危害,以及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和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际上是允许采取军事行动,这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难以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的原因在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拉克未在从科威特撤军的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包括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 660 号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案也不投反对票。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 页。

② 在钱其琛外长访问中东期间,美国国务卿贝克突然打电话邀请钱其琛在参加安理会会议期间访问美国,布什总统也分别致信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在安理会支持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明确表示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钱其琛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但是,正如钱其琛外长在《外交十记》一书中所言“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美国国务卿贝克向钱其琛表示,希望中国能投赞成票,强调中国投否决票和弃权票都将对钱其琛访美“造成灾难性影响”。对此中国表示了断然拒绝。事实表明,中国并未与美国在海湾问题作任何利益交换。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98-99 页。

③ Chietigj Bajpaae, “China Becomes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wer and Interest News Report*, March 10, 2006, http://www.pincr.com/report.php?ac=view_report&report_id=455&language_id=1, 登录时间:2014 年 3 月 12 日。

第三,伊朗核问题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制约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恢复了核技术的研发活动,美国认为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并得到中国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帮助,伊朗核问题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要求中国停止与伊朗的核合作。中美双方围绕伊朗问题发生激烈交锋,但谈判无果而终。1992年9月,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后不久,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华,中国与伊朗签订核技术合作协定,中方同意与伊朗合作在伊朗修建核电站,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继续就伊朗核问题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帮助伊朗建核电站,而中方则向美方提出了美售台武器问题。1995年9月,在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前夕,中国宣布将暂停与伊朗合作修建核电站。^①此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制裁,对中国与伊朗开展能源和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消极影响。

第二阶段: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的发生、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国际体系和海湾地区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对海湾国家外交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更趋复杂,而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外交自主性增强则构成了中国海湾外交调整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与海湾地区关系的内容主要包括: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和海合会的战略合作,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在发展伊朗的能源合作的同时参与伊核谈判,并艰难平衡与美国的关系。

第一,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海合会的战略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9·11”事件后,在国际形势和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符合中国与沙特的共同利益。在2005年阿卜杜拉就任沙特国王后,中国与沙特的战略合作关系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访华,2006年4月和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问沙特,以及2008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沙特的访问。中国与沙特的经贸和能源合作也迅速发展,沙特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中国则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沙特石油的第一大进口国。^②中国与海合会的关系也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7月,海合会秘书长和六国财长联合访华,中国与海合会签订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宣布启动建立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10年6月,中国与海合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并在北京举行了首轮对话。

第二,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又保持了外交政策

^①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与中国中东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6期,第5-6页。

^② 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第12页。

的灵活性,并未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并在战争后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参与了伊拉克重建。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中国努力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积极推动伊拉克在核查问题上转变态度并促成了安理会第 1441 号决议的通过,为尽可能避免战争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这一阶段内,联合国安理会构成了中国宣示政策主张,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争取政治解决伊拉克危机的主要平台,既展示了中国为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外交努力,也未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大的波动。在伊拉克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国继续坚持反对战争的既有立场,但并未加入欧洲和俄罗斯等国家组成的反战阵营,保持了自身政策的独立性,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中国固然明确反对美国甩掉联合国而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但也不希望被视为反美的领头人、扛旗者。”^①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国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在政治重建方面,中国坚定支持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政治进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各派的分歧,实现伊的安全与稳定。在经济重建方面,中国主要通过双边渠道为伊拉克提供援助,发展经贸关系,支持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进行投资等方式,为伊拉克经济重建提供支持。为促进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国减免了伊拉克 80% 的债务;2006 年,中国承诺向伊拉克提供 2,5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2007 年 5 月,杨洁篪外长在出席伊拉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宣布,中国政府将向伊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②

第三,围绕伊朗核问题,中国力求平衡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同时保护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

自 2003 年伊朗核危机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伊朗不应坚持开发核武器;国际社会不应谋求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应通过谈判、沟通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坚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推动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中伊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立场。^③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反对把伊朗核问题交给安理会处理,主张由欧盟在美伊之间进行外交斡旋。伴随欧盟的外交协调陷入僵局,以及 2006 年 1 月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伊核问题经历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协调、在六国机制内磋商、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讨论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交叉的阶段。中国从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伊核问题在国际

① 余建华《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外交》,载《西亚非洲》2004 年第 3 期,第 14 页。

② Liu Zhongmin, “China’s Diplomacy on the Hot Issues of Middle East: History, Ideas, Experiences and Impact,”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5, No. 1, 2011, p. 84.

③ Jin Liangxiang, “Energy Firs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2, No. 2, Spring 2005, <http://www.meforum.org/694/energy-first>, 登录时间:2014 年 5 月 12 日。

原子能机构内得以解决,并通过双边途径做伊朗工作,敦促伊朗采取措施,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谋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2006年2月,在美国的推动下,伊核问题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①针对这种转变,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六方会谈,但继续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2007年6月,六国达成了恢复伊核问题谈判的“六国方案”,但由于伊朗坚持不放弃铀浓缩活动,伊核问题随之急剧升温,美国竭力推动安理强化对伊制裁,并扬言不排除对伊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伊核问题的第1737号和第1747号决议。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考虑,中国对上述两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强调外交谈判仍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

在伊核问题上,保持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关系,同时避免使中国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受到较大伤害,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难题。自2006年至2010年,在美国的强烈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四项制裁伊朗的决议。由于中国的坚持,所有决议案都剔除了直接损害中国在伊朗重大经济利益的条款和内容。^②但中美围绕中伊能源合作的矛盾却不断加深,伊朗方面对中国也存在一定的不满。

第三阶段: 中东变局之后

中东变局的发生、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伊核问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伊拉克重新陷入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也门危机爆发以及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导致海湾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妥善应对中东变局对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冲击,积极参与伊核问题谈判并在西方与伊朗之间进行斡旋,成为中国海湾外交的重点。2012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中国外交主动性进一步增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由于海湾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与海湾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

第一,“阿拉伯之春”使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受到一定冲击,但在双方的努力下很快得到恢复,并使双方的战略合作水平日益提升。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国与海湾国家围绕如何对待所谓的“阿拉伯革命”存在明显的政策分歧。中国的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即

^① Ji Hye Shin and Jr. John J. Tkacik,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 New Patron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26,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1974.cfm>, 登录时间:2013年6月12日。

^②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与中国中东外交》,第7页。

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相信地区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有办法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国理政方式;其次,中国反对使用武力,呼吁各方通过政治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第三,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国家为恢复政局稳定、发展经济、解决热点问题所作的努力,特别是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为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寻求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①总之,中国并不反对阿拉伯人民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的变革诉求,但中国反对外国的干涉特别是武力干涉,这是基于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作出的政策选择。海合会国家支持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支持并参与了巴林政权对什叶派反对派的镇压。海合会国家还参与了北约对利比亚的国际干涉,同时积极支持通过干涉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②海合会国家的叙利亚政策的主要考虑在于反对什叶派和抗衡伊朗。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并在 2012 ~ 2013 年三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中国的叙利亚政策引起了海合会国家的不满,海湾国家的媒体甚至谴责中国支持巴沙尔政权。但叙利亚问题并未对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产生致命伤害,相反,由于中国积极向海合会国家解释自己的政策,以及双方在能源合作领域的巨大需求,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得到迅速提升。2012 年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提升了中国与沙特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宣布与阿联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海合会的战略对话合作机制也得到加强。2011 年 5 月,中国—海合会第二轮战略对话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2014 年 1 月,中国—海合会第三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第二,中国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在西方和伊朗之间做了大量外交斡旋工作,为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鲁哈尼于 2013 年 6 月当选伊朗总统后,美伊关系出现缓和,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了条件。自 2013 年 10 月伊核谈判重启后,中国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强调中方主张各方本着对等的原则,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希望伊方把握机遇,保持对话势头,同各方寻求最大公约数,争取最好结果。在伊核谈判启动后,中国于 2014 年 2 月提出了全面解决伊核问题的五点主张:坚持走六国与伊朗对话道路;寻求全面、公平、合理的长期解决方案;秉持

^① Liu Zhongmin, "On Political Unres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s Diplomac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6, No. 1, 2012, p. 8.

^② Jon B. Alterman, "China's Balancing Act in the Gul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1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30821_Alterman_ChinaGulf_Web.pdf, p. 2, 登陆时间:2014 年 9 月 16 日。

分步对等原则;营造有利的对话谈判气氛;寻求标本兼治、综合治理。^① 这是中国首次就伊核问题全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张旨在弥合各方分歧,推动各方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在伊核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做有关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朗的工作,致力于消除各方分歧,推动伊核谈判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对2015年7月伊核协议的最终达成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第三,面对美国撤军后伊拉克陷入政治危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中国积极支持伊拉克实现政治和解和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努力。

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拉克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急剧恶化。面对伊拉克各派冲突不断升级、统一面临严重威胁的状况,中国坚定支持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政治进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各派分歧,实现伊拉克的安全与稳定。2014年2月,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伊拉克,在这次被称为“支持与合作之旅”的访问中,王毅表示中国将坚定支持伊拉克维护国独立领土完整;坚定支持伊拉克加快政治重建和民族和解进程;坚定支持伊拉克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表示中国将在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三大领域向伊拉克提供更多帮助。^②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表示,伊方欢迎中国参与和帮助伊拉克战后重建并希望将更多中国企业纳入其重建规划。^③

2014年6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迅速崛起,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导致大选后的伊拉克政治危机不断加剧,而且对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6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支持伊拉克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作努力,希望伊拉克早日恢复稳定和正常秩序。中方愿根据伊方实际需求,继续为伊拉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中方希望伊方继续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在伊中国机构和人员安全。^④

第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① 《中国关于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五点主张》,中国外交部, http://www.mfa.gov.cn/web/wjwb_673085/zjjg_673183/jks_674633/jksxwlb_674635/t1129940.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5月2日。

② 梁有昶、张淑惠《王毅与伊拉克外长兹巴里举行会谈》,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24/c_119460773.htm, 登录时间:2014年10月12日。

③ 《伊拉克总理会见王毅:感谢中国始终帮助伊拉克重建》,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224/c1-002-24443782.html>, 登录时间:2014年10月12日。

④ 余湛奕《外交部回应伊拉克局势:愿继续为伊反恐提供帮助》,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19/6300366.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10月12日。

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推动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总之,“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①

2014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海合会代表团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海合会发展长期友好关系,中方愿同海方共同努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② 2014 年 6 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要构建“1+2+3”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习近平还特别强调了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的重要性。^③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阿战略合作中,海湾地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未来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的主线。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全面提升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得到海湾国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科威特计划投资 1,300 亿美元在北部沿海的索非亚地区建设丝绸之路城,2035 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新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枢纽。阿曼希望加强杜库姆经济特区建设与“一带一路”的合作。杜库姆是阿曼东北沿海的中心点,建成后的经济特区将包括港务、工业、物流、渔业、商业、休闲、旅游、教育八大功能区块,阿曼希望加强与中国进行合作,希望中国积极参与。阿曼还提出要在郑和下西洋时曾经七次到过的塞拉莱港建立一座郑和纪念园区,树立

①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14793986.htm, 登录时间:2015 年 3 月 15 日。

② 吴思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③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6 日,第 2 版。

纪念碑,同时建成集艺术、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园区。卡塔尔希望在多哈新港建设中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接,希望由中方企业参与扩建港口和增设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联通的铁路。^①

当然,中国与海湾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首先,海湾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伊拉克和也门局势持续动荡、“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活动猖獗,都是中国和海湾国家必须面对的安全挑战;其次,海湾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如何平衡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成为中国必须妥善应对的政治议题;最后,中国和美国在海湾地区既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处理中美在中东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也是中国海湾外交面临的长期挑战。

三、结 语

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综合以上内容,本文从三个角度对每个具体阶段中国与海湾关系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进行简要总结。

在20世纪50~60年代,国际体系突出表现为冷战体制下的美苏对抗,海湾地区格局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民族革命运动与君主统治之间的矛盾,即共和制国家伊拉克与海湾君主制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而海湾君主制国家为西方盟国,因此中国与海湾君主国家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但与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对阿曼的革命组织予以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层面的美苏对抗态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海湾地区的扩张加剧;在地区格局层面,英国撤出海湾地区,海湾国家取得独立,为中国发展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由于中苏矛盾激化和中美关系缓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以对抗苏联为主要目标,中国开始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科威特、伊朗和阿曼建立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体系方面,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提出“卡特主义”回应苏联的扩张;在地区格局方面,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两伊矛盾以及背后的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地区主要矛盾,并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海湾六国为联合自保建立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淡化外

^① 吴思科《“一带一路”——来自中东的声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http://rde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1273>, 登录时间:2015年10月9日。

交的意识形态,奉行独立自主外交,中国对两伊战争采取中立政策,并继续发展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关系,先后与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建交,并最终于 1990 年与沙特建交,至此中国实现与海湾 8 国的全面建交。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体系方面,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格局形成,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确立中东霸权;在地区格局方面,海湾地区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伊朗、伊拉克和海合会国家的三边结构,海合会国家配合美国对两伊进行遏制;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1989 年政治风波后的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对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等重大事态均采取“总体超脱”的战略,但中国利用海湾战争改善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美国因素对中国海湾政策的影响开始显现;中国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开始发展,国家利益拓展对中国海湾政策的影响开始显现。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国际体系方面,2001 年“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主导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国力衰退;在海湾地区格局方面,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危机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议题,伊朗崛起的势头强劲,导致海合会国家与伊朗的矛盾上升;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在“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实施“走出去”战略,启动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和战略对话,同时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和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国与海湾地区的关系更趋紧密,但美国因素对中国与海湾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伊朗关系发展的制约更加突出。

2011 年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在国际体系方面,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崛起导致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在地区格局方面,“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导致教派矛盾激化,美国改善与伊朗关系并推进伊核谈判,都导致海合会与伊朗矛盾上升;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面,习近平执政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强调“更加有所作为”,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与海湾合作提供了巨大动力,但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中国如何在如何平衡与海合会、伊朗关系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

(责任编辑:李意)

Abstracts

03 Research on China's Middle East Strategy Construction

Abstrac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first official visit to the Middle East unfolds a new chap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Based upon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iddle East strate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s well as explores the content, objectives, priorities and approaches of the strategy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The author holds that core concepts of China's Middle East strategy should be as follows: inheriting friendship, strengthen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upholding justice and fairness and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iddle East countries, exp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within the region and strengthen China's strategic presence there, so as to make China more influential politically, more competitive economically, more approachable on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more inspiring morally. Guided by such a strategy,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China will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present-day environment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ape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new-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iddle East countries toward a direction that is beneficial to bo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so, it will look for opportunities during its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actively promot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as well as enhancing its voice and influence.

Key Words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LI Weijian, Ph. D., Senior Fellow,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17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are deeply impacted by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regional pattern, as well as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own diplomatic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is relationship i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Cold War system, which can be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during that time,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Gulf region depend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Changes in regional pattern in the Gulf Region and China's own strategic adjustments also have influence on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Gulf.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Gulf region and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iplomatic strategies, had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However, in this period,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s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ies on China's Gulf policies are increasing. In the future,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will be the mainstream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countries.

Key Words Gulf Reg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Regional Pattern; China's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LIU Zhongmin , Ph. D. , Professor ,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1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the hub for implement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is over-reliance on oil exports ,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malformations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vulnerability when suffering external impacts. Against such backdrops , regional economy is in great need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China could cooperate wit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area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 downstream petrochemical industry , infrastructure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 commodity pricing , financial market and so on. Many risks , such as frequent geopolitical conflicts , high credit risk , uncertainty of sources of funds and high diplomatic risk , are standing in the wa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In such a case , China could mitigate the risk through multi-level financing methods such as strengthening risk warning , improving post-loan managem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iddle East; Economic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Risks

Author ZHAO Yajing , Postdoctoral Fellow , China Export and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WANG Youxin , Ph. D.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 Bank of China

44 Research on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n tourism industry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The driving force of Sino-Arab tourism cooperation comes from the internal needs of Arab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its tourism industry and China’s direct demands for deepening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Arab coun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At present , the 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is still in the launching perio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 inadequ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 weak foundation of Islamic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are thre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rab coopera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uture ,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reas including tourism market , Islamic tourism related industry , touris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joint research.

Key Words China; Arab Countries; Tourism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CAO Xiaoxiao , Ph. D. , Lecturer ,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8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mas

Abstract Hamas was active in the U. S. and Europe during its early period , when U. S. and Europ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amas’ sources of funds. Owing to their support of Israel , Hamas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 especially to the U. S. Hamas was listed in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by the U. S. and EU. Due to Hamas’ 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Israel and rejection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Peace Process , the U. S. and EU both cracked down and blockaded the organization , and even denied the Hamas government. The Western policies on Hamas caus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Among them , one is to prompt the organization more radical , another is getting hard on solving the Palestinian-Israeli Issue. In conclusion ,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hopeless in the